

# 反文化霸权的自传书写\* ——解读西尔科的自传体小说《说故事的人》

大连外国语大学 李雪梅 宋薇

**摘要:** 莱斯利·马蒙·西尔科的自传《说故事的人》成功地跨越欧美自传小说的艺术局限。本文从反文化霸权的历史叙事角度切入,考察作家如何在欧美文化霸权盛行的现代语境下,从印第安动态的口述传统中汲取灵感,以独特的自传体小说的创作风格和历史叙事来谴责欧美的文化霸权对印第安人民的戕害,批评欧美主流意识形态对印第安文化的压制与埋没,从而达到重新书写印第安历史,颠覆殖民话语及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目的。

**关键词:** 西尔科; 说故事的人; 文化霸权; 文化殖民; 自传

**作者简介:** 李雪梅,在读博士生,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语言教学研究。电子邮箱: 18817841703@163.com 宋薇,讲师,主要从事美国族裔文学研究。电子邮箱: xiaoqiaolee@163.com

## 1 引言

印第安的传统文学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然而这一最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学体裁长期以来却在学术领域被“雪藏”。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印第安文艺复兴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一批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年轻印第安作家迅速崛起,他们不再单纯地模仿和追随主流文学,而是深度挖掘印第安部落的口述传统,讲述印第安人特有的神话和传说,大张旗鼓地反抗主流文化霸权、意识形态和文化殖民。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就是其中不落窠臼的一位,无论是她的长篇小说《典仪》《死者年鉴》《沙丘花园》,还是她的短篇小说集《说故事的人》都获得了不菲的成绩,实在令人刮目相看。她的小说在神话传说和历史现实间游弋,不仅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民族风貌,也于字里行间隐匿着深刻的民族情结。她力求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标新立异,不落俗套,她一改传统自传体小说的创作风格,在自传体小说《说故事的人》中同时运用了小说、诗歌、神话、民间传说、自传式随笔、信件和照片等多种文学样式,有意混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界限,把个人经

历与神话传说混杂在一起,完全打破了欧美主流文学中自传体叙事模式,颠覆了既定的美学期待视野。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西尔科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自传体小说《说故事的人》,深入剖析作家摒弃欧美传统自传体小说的创作风格,采用后现代主义的小说技巧,融神话于历史,打破神话传说、历史和小说的界限,挑战欧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并于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部落民族主义的情怀。作者一方面揭露了几百年来欧美的文化霸权给印第安人民造成了不可磨灭的精神创伤和痛苦,另一方面强烈呼吁人们抵制欧美主流意识形态对印第安文化的压制与埋没,采用印第安人自己的历史观,重新书写印第安人的历史。

## 2 反主流文学话语:另类的自传书写

莱斯利·马蒙·西尔科一直立志于文体的创新,她以自己独特方式冲破了欧美文体的固定框架,重设了文体的疆域。她的文学实验颇具有开拓性,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西尔科的创作灵感和叙事策略来源于她的拉古纳布普洛口头叙事传统,她成功地把原创诗歌与小说叙事结合在一起,栩栩如生地给读者展现了一幅美国印第安人的真实生活图景。西尔科刻意摒弃了欧美传统的文学样式,因为在她的眼中欧美的文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而且欧美的主流文化历来对印第安文化采取打压和控制的态度,欧美的文体根本无法展现印第安部落人民的生存体验,更与他们的世界观相背离。西尔科的自传体是印第安人口述传统的表现,也是她反抗西方主流话语关于印第安历史和印第安民族身份叙述的有力武器。

西尔科的自传体小说《说故事的人》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它包含了各种相关的文学体裁。在作品中,她采用印第安人叙述技巧,与欧美传统的自传体相抗衡,改写了西方主流文化中对崇尚自我的个人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她的自传体小说《说故事的人》中,西尔科更着眼于部落生活的描写,重述拉古纳布普洛的口述传统和历史,她展示她的家族老照片,重写家庭记忆,试图通过照片来展示几十年来家庭生活的变迁和民族历史的改写。与此同时,作品中也融入了短篇小说和诗歌元素,使得她的作品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她的自传体小说里有她自己的故事,有美国印第安人的传统故事,也有她基于部落生活的经验创作的诗歌和小说,整部小说呈现出辩证的碎片化的特征。以这样的方式,她全方位地呈现了当代美国印第安人多重文化声音和与白人社会风格迥异的世界观。西尔科展现了印第安口述传统的多声部特征,揭示出美国印第安人的民族特性是在部落、个人以及不同文化的交互中体

现出来的。

在《说故事的人》的第一页，西尔科告诉读者霍皮篮子里面装着成百上千张家人的照片，都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拉古纳附近拍的，这些照片对她的这本自传体小说意义重大。

直到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装在霍皮篮子里面的照片和我记忆中的故事有着特殊的关系。

这些照片放在这里是因为它们是许多故事的一部分

也是因为许多故事在这些照片上都能找到。(Silko, 1981: 6)

第二页是她的曾祖父母罗伯特·马蒙和玛丽·安纳亚·马蒙的照片，曾祖父手拉着她的祖父汉克。照片之后就出现了她对苏西姨妈的回忆和苏西姨妈在马蒙农场的照片。苏西姨妈经常给她讲故事，她把别人讲给她的故事再讲给她听，当然再加上她自己的评论。西尔科在她的自传体小说里把照片、回忆录和部落故事以及神话传说混合在一起，一点一滴地向读者讲述她的家庭历史，那些存在她记忆中的不同声音在故事中彼此对话、彼此碰撞交融，构筑了她自我人格的方方面面。

拉古纳布普洛的历史、传统和景观帮助西尔科实现了自我身份的寻求。她接受了拉古纳布普洛的世界观，接受自己部落传统对个人和集体的定义。阿方索·欧提兹(Alfonso Ortiz)说，布普洛的世界观基本上是统一的，“世上的万事万物，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在宇宙中都有自己的位置”(Ortiz, 1971)。人类处于布普洛宇宙的中心，人类通过执行传统的仪式和典礼来实现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和谐。然而布普洛的世界观并不崇尚以个人为中心的仪式。欧提兹进一步说，那并不意味着布普洛没有“一套给个人定义的概念，或者说个人主义在布普洛生活中并不存在。相反，实际上，在布普洛的世界里，个人是不能脱离群体而存在的”(同上, 1971)。在《说故事的人》中，自我的产生离不开她所从属的部落，离不开部落的历史，离不开和她朝夕相处的人民，更离不开她生活的景观。西尔科继承了拉古纳布普洛部落千百年来传承的文化传统，巧妙地将她个人的故事融入更为宏大的部落历史和神话传说中去。西尔科一方面质疑欧美传统的自传体小说的文体设置，另一方面她还极力反对欧美传统的自传体小说总是把“我”放在中心位置的叙述模式。西尔科的自我如布普洛宇宙那硕大蜘蛛网上的一个微小节点，在与周围节点的纵横交错、彼此对话、声声相惜中完成了个人成长的蜕变。

著名学者、评论家阿诺德·克鲁帕特(Arnold Krupat)指出，《说故事的人》

鲜明的对话特征使得这部小说很大程度上有别于欧美传统的自传体小说,具有浓厚的美国印第安人特色(Krupat, 1993)。文学评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认为言语是一种社会行为,是说话者之间的对话,不是一个说话人独有的权力和财产。在《说故事的人》中西尔科讲故事者的身份使得她的小说拥有了对话的特征。成为布普洛文化中故事的叙述者就意味着成为该部落的传统和风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在将来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部落历史的一部分。在西尔科看来,每一个说故事的人都对同一个故事做了一些修改,事实上,这些增增减减也是故事的一部分。甚至有的故事特意讲述了故事的不同的版本,并解释了这些不同版本的成因。西尔科(1981: 227)解释说,讲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部落的人民才是故事的主人,是故事的创造者。故事的每一次讲述都是对旧的故事一个新的阐释,都会带来新的理解。在《说故事的人》中西尔科采用的独特的文学样式在美国印第安人文学传统中早有先例,在印第安人的口述传统中,虚构和真实,小说和诗歌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时而虚中有实,时而实中有虚,小说和诗歌交替往复,相得益彰。克鲁帕特曾颇有见地说过:“只存在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差距,事实和虚构之间并无差异,反而它们都是口述故事中更有趣的表达方式(Krupat, 1993: 59)。”因此,不仅西尔科本人,而且克鲁帕特也把《说故事的人》当作她的自传,只不过与西方的传统自传体叙事相比,西尔科的自传不落窠臼,风格迥异而已。西尔科曾引用了格蕾琴·M.巴塔伊(Grechen M. Bataille)和凯瑟琳·马伦·桑兹(Kathleen Mullen Sands)的《美国印第安女人:讲述她们的生活》中的话来指出《说故事的人》的自传特征:“这本书(《说故事的人》)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我的过去和家庭,我把‘自传’编成了小说和诗歌的形式。”(Bataille & Sands, 1984)《说故事的人》受印第安人的口述文学影响,采用迥异于欧美自传的文体来处理叙事,创造性地将印第安人口口相传的口述故事转化成文本,以诗歌、小说、回忆录等多种叙事方式把部落人民的集体文化记忆和个人的成长故事结合起来,展现个人在部落神话与历史中的作用,从而为自己命名。

在《说故事的人》中,西尔科对她的家庭史的描述采用了反传统叙事,揭示了文化冲突对部落生活的影响。在欧美的自传体小说中,大都是由比较有权威的男性来讲述家族的历史;而西尔科颠覆了西方自传体小说的谱系传统,采用女性作为家族史的主讲人,从女性的视角来描述整个家族的过往和历史的变迁。西尔科用自己独特的历史叙事向男权社会发出了诘问,她指出,拉古纳部落文化中并无这种男权的等级观念,“这是欧美主流话语强加给拉古纳的”(Allen, 1992)。不仅西尔科本人是口述传统的继承者,苏西姨妈、阿牧祖母、汉克祖父都是西尔科生活中重要的说故事的人(Hirsch, 1988)。西尔科在回忆苏西姨妈的时候,这样写道:

对于任何一代人来说  
口述传统依靠每一个人  
倾听和记忆故事的一部分  
我们所有人记住所有我们一起听到的故事  
创造了整个历史  
创造了一个民族的长久的故事。(Silko, 1981: 6—7)

由于西尔科的家族包含了欧洲血统，两种文化的杂糅和碰撞带来的文化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与描述文化持续性的宗谱史的传统自传体小说不同，西尔科在她的自传体小说《说故事的人》中，指出了欧美文化的强势介入导致部落文化的断裂，破坏了印第安人对部落身份的认同感。西尔科的曾祖母玛丽·安娜亚是帕古特村的土著人，而她的曾祖父罗伯特·G.马蒙却拥有欧洲血统。后来她的曾祖父学会了说拉古纳的语言，没有返回欧洲，留在了拉古纳。西尔科讲了她的曾祖父去阿尔伯克基旅行的故事，并指出他们所遭受的种族歧视是她家族史上一笔抹不去的耻辱。那次旅行，曾祖父带了两个儿子同去；一天午饭时分，他们饿了，曾祖父决定带着两个儿子穿过酒店大厅去自助餐厅吃饭。这时酒店的经理阻止了他们，他说随时随地欢迎她的曾祖父马蒙，可是如果他带着印第安人，他只能从后门进入自助餐厅。西尔科写道：

我的曾祖父说，他们是我的儿子。  
他走出酒店  
再也没有踏足那个酒店。  
甚至后来他们允许印第安人进入的时候  
他也没有去。(同上, 1981: 17)

西尔科极度痛恨这种文化偏见带来的种族歧视，随后她写了名为“说故事的人”的短篇小说，控诉了西方文化霸权，对部落原有生活的解构和破坏，给个人和家庭成员造成了无法抹去的心灵创伤。被西尔科称作阿牧祖母的玛丽·安娜雅·马蒙是“拉古纳部落最受欢迎的讲故事的人”，但是在她被带到阿尔伯克基和女儿一起生活后，没过多久就死了。她的女儿生活在白人的文化当中，每天出去工作，把阿牧祖母一个人留在家里，阿牧祖母非常孤独，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西尔科这样说起她的祖母：

没有沐浴着清晨的光辉  
没有孩子穿过她的花园  
她都可以勉强活下来  
但是如果没有人和她说话  
她却撑不久。(同上, 1981: 35)

白人文化的入侵,破坏了印第安人古老的生活方式,阿牧祖母的女儿在白人的文化中长,被迫接受了白人的生活模式和价值标准。可是对于阿牧祖母来说,离开了印第安人祖祖辈辈生活的根基,离开了部落生活传统,等待她的只能是死亡。西尔科的汉克祖父想成为一名汽车设计师,“但是在1912年印第安的学校基本上都是职业学校,在谢尔曼的老师告诉他说印第安人不能成为汽车设计师。”(同上, 1981: 192)于是汉克祖父当了一名售货员。可是他心中的汽车梦并没有泯灭,他订阅了《汽车趋势》和《大众机械》两本杂志,不断跟踪每年新车的设计和公路测试结果。1957年福特公司推出了雷鸟硬顶敞篷车,汉克祖父买了一辆,一直用到去世(同上, 1981: 192)。毋庸置疑,白人一直在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左右着印第安人的生活,甚至扼杀了汉克祖父的梦想,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欧美文化帝国主义已经渗透到印第安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说故事的人》中,西尔科的每一个短篇小说都是对当时盛行文化压迫的抨击。《摇篮曲》讲述的是一个纳瓦霍女人的故事,她一生命运坎坷,受尽白人的压迫和白眼。她的亲戚死于肺结核,为了防止传染,她的孩子被政府的社工和印第安人事务局带走了。她的丈夫在农场里工作了很多年,却因年老力衰被农场主赶了出来。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夫妻俩被迫离开了居住了半辈子的农场,生活颠沛流离,贫困潦倒。她的丈夫心情苦闷,染上了酗酒的恶习,每天浑浑噩噩,借酒消愁。故事的结尾处,她的丈夫冻死在路边,女人对着她不省人事的丈夫,唱起了古老的摇篮曲:

大地是你的母亲,  
她拥抱着你。  
天空是你的父亲,  
他保护着你。  
睡吧,  
睡吧,  
彩虹是你的姐姐,  
她爱着你。

睡吧，  
睡吧，  
我们永远在一起  
我们永远在一起  
从来没有任何时候  
不是这样的。（同上，1981：51）

纳瓦霍女人的这首摇篮曲，阿牧祖母唱过，苏西姨妈唱过，西尔科本人也唱过。千百年来，它传承着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是温暖和力量的象征。摇篮曲以它独特的凝聚力唤起了几代人共同的记忆，也使人类和土地息息相关、紧密相连。虽然《摇篮曲》讲述的是一个在白人文化霸权下印第安人倍受欺凌的故事，但是那个纳瓦霍女人口中吟唱的摇篮曲却彰显了印第安口述故事的光辉和力量，给人以心灵的安慰和精神的寄托。从结构上看，《说故事的人》中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自开自合的微型宇宙。西尔科在整部书中主要讲述的是美国土著印第安人的和谐宇宙观与支离破碎的生活方式之间的鲜明对比。

西尔科这种另类的自传书写代表了美国印第安作家和学者对欧美传统文体的一种挑战，是反抗欧美文化霸权的一个窗口。对于那些能够熟练用英语来写作的美国印第安作家和学者来说，最苦恼的事情莫过于与他们本族文化迥异的欧美认识论和反映并维持这种认识论的文学传统给他们造成的羁绊。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曾指出，“经典作品”中文体可以通过作品的时间顺序和可预测的故事结局来使意识形态永久地存在下去。“一个文体基本上就是一个社会象征符号，或者换句话说，形式就其本质来说就是固有的、内置的意识形态”（1981：141）。随着美国印第安作家和学者进入美国社会文化生产领域，他们发现按照他们自己的文化美学传统来讲故事的方式受到了主流文化的种种责难和质问。为了反抗由欧美世界观所主宰和控制的关于历史和身份的叙述机制，为了洗脱欧美主流文化强加在印第安人身上的野蛮、粗俗、低级等标签，对五百年来的“殖民创伤”进行审视抗争，美国印第安作家不得不设计出一个新的叙事策略来挑战内置于主流文化传统中关于知识和真理的意识形态。正如哈洛（Harlow）所说，他们的文本“直接干涉了历史记录，并尝试产生和传播新的历史事实和报告”（Harlow, 1987: 116）。美国印第安作家通过文学创作重申他们的历史和身份的疆域，根据反抗伦理学，重新评价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文化意义和真实性。

### 3 反抗文化殖民: 动态的印第安口述传统

基于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和无法克服的文化偏见,美国主流文化把自身的意识形态“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上,通过各种途径强制性地输向印第安人,进行文化殖民活动。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印第安人,面对这种强制性的输入,他们的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威胁和挑战,受到冲击而变形,从而造成“文化原质的失真”。西尔科发现她和她的族人们正处于两个世界中:一个是拉古纳口述传统的世界,另一个是企图征服“他者”的文字的世界。西尔科用诗歌的形式讲述了最后一代拉古纳人的故事:

她们传承整个文化  
用口口相传的方式  
整个历史  
整个世界观  
依靠记忆  
和反复言说传给下一代。(Silko, 1981: 6)

苏西姨妈就是最后一代拉古纳人的代表。她非常喜爱读书,虽然她眼睛不太好,看书来也很费劲,但是她仍然花大量的时间读书写字。苏西姨妈读书无外乎两种原因,一是欧美文化的入侵和随之而来的传统文化的断裂迫使她不得不掌握读书识字的本领,另一个原因是出于对学习的热爱。

她准是意识到  
那些氛围和条件  
曾经维持拉古纳文化中的这个口述传统  
已经由于欧美文化的入侵无可挽回地改变了——  
主要是让孩子们离开  
拉古纳去印第安学校学习,  
使孩子们离开了那些说故事的人  
他们曾世代代  
给孩子们讲述  
所有的文化以及整个民族的身份。(同上, 1981: 6)

西尔科在《说故事的人》中描述了美国的同化政策给印第安传统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美国强制同化印第安人的政策主要是通过教育来进行的。政府首先采取消灭印第安语言的措施，教印第安人学英语，部落语言被认为是同化印第安人的障碍而遭到禁止，各部落学校规定一律以英语作为学习和日常生活语言。政府还规定印第安人必须送子女到城市寄宿学校上学，其目的是让印第安人年轻一代摆脱部落传统文化和父母的影响，背离原来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宗教信仰，接受欧美文化，适应白人社会的生活方式。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种文化同化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文化殖民和种族压迫。语言压迫是实行文化压迫的强有力工具，掌握了主流文化的语言就等于拥有了一种反抗主流话语压迫的手段。苏西姨妈意识到，既然她无法彻底摆脱这种强加给她的文化殖民统治，她可以把学习到的白人语言和文化转化成保存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工具。西尔科认同苏西姨妈的文化理念，并在《说故事的人》中通过创造性地使用语言和文学样式来反抗欧美文化霸权，消解欧美文化的中心地位，重新建立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身份。

西尔科的自传体小说《说故事的人》是以书中的一篇同名短篇小说命名的。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年轻的阿拉斯加印第安女人被白人毁灭的悲惨人生。小说的开篇描写了一个女孩被关在牢房里，从牢房狭窄的窗户，能看到被困在中天的太阳正有气无力地对抗着即将吞噬天地万物的冰雪。

天空的颜色近来一直都不是很好；即使是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它也是浅蓝色的，几近白色。当天空的颜色和河冰的颜色以及霜冻的颜色与白茫茫的大地无法区分的时候，她告诉自己，这不是个好兆头。冻原在河流的后面起伏绵延，河流、山川、天空都消失在白茫茫的冰天雪地中，分不清彼此的界限。

(Silko, 1981: 17—18)

这个女孩一直在等待可以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刻，如今，这个时刻到了。她的狱卒是个会说英语和本地尤皮克语的因纽特人，狱卒为她做翻译向律师讲述了她的故事。她的故事是有关顾萨克斯白人对土著人进行文化侵略的故事。无论是印第安学校和印第安事务局侵入岩方形建筑，还是石油工人对她的性侵罪恶，都昭然若揭地告诉人们，顾萨克斯白人对女孩和她的族人的侵略和蹂躏罄竹难书。女孩的父母被白人店主出售的劣质白酒毒死了。她被祖母和一个类似于白人店主的“老人”收养。当旧的生活方式解体了，老人一个冬天都无所事事，整天躺在床上吃着鱼干，一板一眼地讲述着一只巨大的北极熊跟踪一个孤独的猎人穿过冰原的故事。在那个没有了道德和精神底线的世界，那个老男人夺走了女孩的贞操。年轻的女孩引诱那个

害死她父母的店主穿过冰河来到冰原,她知道那里的冰太薄了,根本无法承载他硕大的身躯。冰破了,他掉进冰河里淹死了。女孩终于为父母报了仇。店主失踪后,女孩被逮捕了。这个女孩的故事是对白人殖民霸权一种无形的反抗。当女孩的律师来到牢房,他让狱卒告诉女孩,店主的事件有目击证人,她并没有蓄意谋杀他,根据法律,女孩是无辜的,可以被释放了。可是女孩坚持要说出“真相”——她确实蓄意要杀死他为自己父母报仇雪恨。她拒绝出狱,原因是她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她的故事,更多的人能够了解顾萨克斯白人对她和她的族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这是一种无声的反抗,是她唯一能够重新掌控她自己的世界的方式。

西尔科如《说故事的人》中的阿拉斯加女子一样,为了让她反抗欧美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到,她选择了以印第安人特立独行的自传体讲述印第安人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那个阿拉斯加年轻女子拒绝了顾萨克斯律师的帮助,因为在她眼里,他是白人法律体制的代表。和她一样,西尔科也拒绝采用白人压迫者书写自传的文体来书写自己的传记。她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抵制主流文化的剥削和压迫,期待用自己本民族的价值体系来阐释生活,描述生活。

克鲁帕特曾经指出,美国印第安人的自传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包容度,许多印第安人选择合作叙事的方法向世人揭示印第安人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因为描述印第安人的失败和接受失败通常是这类自传得以存在的前提,所以许多印第安人的自传都被写成了悲剧。克鲁帕特认为,早期印第安人的自传多采用西方的自传体,极度美化印第安人的勇士和边疆的征服者。这样的自传旨在以“文明”的名义转化土著人的“野蛮”,是所谓的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的代表。美国印第安人的自传体小说采用这种顺从西方意识形态的模式,把印第安人描述成在实现文明的斗争中接受失败的悲剧英雄(Krupat, 1985: 33—53),这种自传背后,印第安人真实的境遇和他们反抗的声音就被抹杀了。西尔科如年轻的阿拉斯加“说故事的人”一样,渴望讲出美国印第安人自传史背后的真相。她要告诉人们,虽然白人文化和印第安人土著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但是印第安人并没有接受白人主流文化给他们所设定的失败者、屈从者的原型。如果根据失败者和悲剧的模式来构思印第安人的自传,或者把印第安民族描述成失去了文化的野蛮人种,那就成了西方文化殖民的附庸。毋庸置疑,美国印第安人即使在面临两种文化冲突的时候,仍然有着保留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西尔科的“说故事的人”抨击了白人的文化霸权和对主流话语权的垄断,作为一个印第安人的叙述者,她猛烈地抨击强压在她身上的种种不公,反抗文化和历史话语的压迫。《说故事的人》的主人公要求被当作一个复仇者而不是一个白人暴行下的受害者,就是希望她反抗的声音能够被更多的人听到,这是她选择和压迫者对话的方式。

西尔科也希望和她的读者对话,让他们在阅读中了解与自己不同的世界观。传统的欧美自传体小说,习惯采用情节发展模式,满足读者猎奇的需求,而西尔科要求她的读者进入到一个口述传统的动态小说中。伯纳德·荷奇(Bernard Hirsch),颇有同感地说,《说故事的人》的结构就是模仿印第安人口述传统故事的模式,西尔科采用独特的文学样式和叙事声音就是为了让读者通过章节之间的联系构建文本意义。“西尔科在《说故事的人》中采用口述传统的动态结构是为了营造一种说故事的人正在给听众讲故事的气氛”(Hirsh, 1988)。荷奇说,西尔科的叙事策略就是要求读者完全进入到文本中去,通过探索文本与文本、文本与图片之间的关系来理清文本的意义所在。在文本解读的过程中,读者必须积极地参与文本解读,就像在口述传统中参与者的学习过程一样。同时,这种叙事策略是对传统自传体的一种颠覆和反抗。

#### 4 结语

作为“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的主力军,莱斯利·马蒙·西尔科在她的自传体小说《说故事的人》的创作中倾注了对独特的印第安传统文化的认同、关注与热爱。在欧美文化霸权盛行的现代语境下,西尔科通过颠覆欧美传统的自传体小说的创作风格,从印第安人动态的口述故事叙事模式中汲取灵感,重新书写了印第安人的历史,向读者展示了少数族裔作家被压抑的无意识及其对社会权力压抑的反抗颠覆,创造出了具有解构意义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批判了几百年来占主导地位的欧美殖民主义话语对印第安文化单一的、“东方化”的解读,努力采用印第安人口述传统中惯用的诗体语言,用神话编织历史,创造出与欧美自传体迥异的自传体小说。在当今世界,虽然帝国主义通过武力实现对少数族裔殖民扩张和霸权的行径在日渐消失,可是文化殖民依旧存在,欧美的主流文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少数族裔的掠夺和迫害,霸权无处不在,怎样在文化霸权的时代保存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正是像莱斯利·马蒙·西尔科这一批新生代的族裔作家正在思考的问题吧。

#### 注释

\* 本文为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项目号:W2011091)和2013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课题立项(2013lslktziwx-05),大连外国语学院2012科研基金项目:创伤、记忆和历史:西尔科的创伤叙事研究(项目号:2012XJQN09)和大连外国语学院2012科研基金项目(2012XJQN35)的阶段性成果。

①琳达·克伦普霍尔兹(Linda Krumholz, 1999: 65)也认为《说故事的人》是一部自传体小

说,“我”已经被改成了“说故事的人”,她在自己的部落中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这样传统中的“我”的位置就发生了偏离。同时伊丽莎白·麦克亨利(Elizabeth McHenry, 1999: 102)也认为《说故事的人》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只不过这部小说的时间安排不是线性的,表达了西尔科破碎的集体记忆和体验。

②在西尔科后来的两部作品中,她也在叙事中穿插照片。她就称《圣水》是一部实验性的由作者自行出版的小说。西尔科解释说,她在作品中把叙事和视觉意象并置是为了创造“一个阅读文本的视角”。对于西尔科来说,照片不是一种插图,或者单纯为文本服务的,相反,它们和文字一样具有和读者对话的性质(Silko, 1993)。另外西尔科还认为,视觉意象在给拉古纳小说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定位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照片是文本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为故事和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不可分开的,而照片能充分呈现故事里那些无论是部落文化还是个人故事中重大事情发生的地点(Silko, 1996: 13—15)。

## 参考文献

- Allen, P. G. 1992. When women throw down bundles: Strong women make strong nations. *The Sacred Hoop: Recovering the Feminine in American Indian Traditions*. Boston: Beacon Press: 30—42.
- Bataille, G. & K. M. Sands. 1984. The narratives to come. *American Indian Women: Telling Their Storie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29—141.
- Harlow, B. 1987. *Resistance Literature*. New York: Methuen.
- Hirsch, B. A. 1988. 'The telling which continues': Oral tradition and the written word in Leslie Marmon Silko's *Storyteller*.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12) 1 (Winter): 3.
- Jameson, F. 1981.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rumholz, L. 1999. Native designs: Silko's storyteller and the readers initiation. In L.K. Barnett & J. L. Thorson (eds.), *Leslie Marmon Silko: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Albuquerque: UNM Press.
- Krupat, A. 1985. *Those Who Come After A Study of Native American Autobiograph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3. The Dialogic of Silko's *Storyteller*. In G. Vizenor (ed.), *Narrative Chance, Postmodern Discourse on Native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s*.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57—60.
- McHenry, E. 1999. Spinning a fiction of culture: Leslie Marmon Silko's *Storyteller*. In L.K. Barnett & J.L. Thorson (eds.), *Leslie Marmon Silko: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Albuquerque: UNM Press, 101—120.

- Ortiz, A. 1971. Ritual Drama and the Pueblo Worked View. In Alfonso Ortiz (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ueblos*.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36—137.
- Silko, L. M. 1981. *Storyteller*.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 1993. Note from author. *Sacred Water: Narratives and Picutres*. Tucson: Flood Plain Press.
- 1996. *Yellow Woman and a Beauty of the Spirit: Essays on Native American Life Toda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